

龙岗战火

张恩忠



龙 岗 战 火

张 恩 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游击战争的长篇小说。作品一开始,日本鬼子就向我龙岗、金牛山等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残酷的“中秋扫荡”,接着修建战略公路,“强化治安”,妄图一举消灭龙岗游击队,控制我根据地。龙岗大队在政委卫新天、大队长窦飞率领下,紧紧依靠群众,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进攻,我则避实就虚,撤退上山,保存实力;敌人加强据点,鱼肉人民,我则打其弱点,主动出击。峪口夺粮,大闹龙庙,破坏公路,炸毁桥梁,粉碎了日寇的阴谋诡计。最后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保卫了根据地,解放了敌据点,壮大了抗日武装,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抗日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曙光。

装帧: 何礼蔚

龙 岗 战 火

张 恩 忠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02,000

1979年3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0册

书号: 10078·3050 定价: 0.91元

目 次

第 一 章	杨双喜下山.....	1
第 二 章	双松洞决策.....	17
第 三 章	铁佛寺的阴谋.....	32
第 四 章	黎明枪声.....	50
第 五 章	梨花闯关.....	73
第 六 章	“豹子胆”出兵.....	90
第 七 章	东谷夺马.....	105
第 八 章	“拖刀计”的破产.....	121
第 九 章	英雄飞马回金牛.....	145
第 十 章	总监工上任.....	166
第十一章	山林怒火.....	184
第十二章	闹龙庙.....	207
第十三章	独眼虎失算.....	235
第十四章	渡边祭刀.....	254
第十五章	引狼入室.....	274
第十六章	狼凹惊雷.....	304
第十七章	泉山牵敌.....	329

第十八章	谁是“13号”？	353
第十九章	泉山凯歌	373
第二十章	龙岗红旗舞	393
后 记		413

第一章 杨双喜下山

一

百里龙岗，是金牛山的一条支脉。自南而北，蜿蜒起伏。远远望去，犹如长龙。岭上土质松软，盛产棉花和小麦。滔滔的黑龙河打它头前流过。人们说：那是龙嘴里吐出来的吉祥水。河北岸有个龙凤镇，四通八达很繁华。凤岭的人说这镇子是凤凰头上掉下来的一顶花冠，龙岗的人们却说这是龙嘴里吐出来的一颗珍珠。口头官司打了几百年，谁也没能说服谁。反正龙河两岸的庄稼人，都喜欢这个小镇子。特别是龙凤镇的四大庙会——正月十五花儿会，四月十八扫帚会，八月十二瓜果会，腊月二十年货会。更是远近闻名。一年四季，给庄稼人带来了数不尽的方便和欢乐。谁知，一九三五年，白振西凭着县警察局长崔耀祖的势力，当了镇长以后，硬说这龙凤镇的繁华热闹是他白家“祖宗的功德所积，子孙的风脉所致”。直气愤得庄稼人都在背后跺着脚骂道：“这个秃头儿，真霸道得咱黑龙河两岸有天没日头了。”自那以后，日子更不好过了。一九三八年，日本鬼子侵占了晋南这个山西的“谷仓”。不久，便在龙凤镇安了个大据点。从此，膏药旗遮没了城楼上的琉璃瓦，屠杀老百姓的枪声代替了花儿会上姑娘们的欢笑。古庙

被拆毁了，街市冷落了。珍珠黯然无光，花冠凋零失色。黑龙河上空乌云翻滚；龙凤镇内外弥漫着雨雨腥风……

话说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二这一天，龙凤镇突然刀枪林立，戒备森严，更加显得阴森恐怖了。一大早，黑龙河两岸卷起了旋风。层层乌云，压上了头顶。有些人，本想去赶个瓜果会，走到半路上，听说龙凤镇今个风声很紧，便摇摇头又转回去了。只有金牛山上的卖柴老汉杨双喜，却象不知道龙凤镇是个险地，没听见人们的议论，反而脚步匆匆地，担着“咯支、咯支”的柴担子，直奔据点而去了。从他那身打扮上看，是个典型的老山汉：月白夹袄黑裤子，腰里缠着条破带子。多年的柴担子，压弯了他的腰，无尽的路程却练出了两条旋风腿，两只铁板脚。正是他，自从史向涛到了金牛山，便当了他的交通员。五年来，风吹头，雨洗脸，从来没叫过难。十一午饭前后，司令员向他交代了下山取情报的任务，赶半夜，他就摸到了峪口镇。在南关的茶馆里，稍微打了一个盹，就挑起柴担上了路。茶馆老汉也是个苦出身，和老杨情谊很深。有几次，碰到伪军盘查杨双喜，他都在一旁打包票，说卖柴的和他是老相识。这当儿，杨双喜大步流星地往前赶，耳边还留着半夜里老朋友对他的至诚嘱咐：“去龙凤镇，虽说你是熟门熟路，可也要千万小心啦！”说完，还向他手里塞来了两个玉茭面窝窝头。杨双喜心里明白：普天下所有的受苦人，都在眼巴巴地等着云消雾散见太阳哩。一想到这里，老杨的步子更快了：柴担在肩上吱吱响，脚下一片沙沙声。

日头爷冒花时，他走过了黑龙河上的小木桥。西来的秋风，把河边柳枝上飘下来的黄叶子，卷来卷去，在黄土路上打

旋儿。在他耳边呼呼响。老杨眯着眼睛，透过漫天的风沙往龙凤镇一看，果然，南门口儿上加了岗哨。门楼上挂起了膏药旗。旗在风里打哆嗦，忽悠悠象个招魂幡儿。他心里想：今个真是碰上了，他想了想，又眯着眼睛，往四面看了看，才在涝糟铺门前放下他的柴担子。戴着顶破瓜皮帽子的卖涝糟的瘦老头惊慌失色地打铺子里跑出来对他说：“老杨，你真是打铁不看火色呀。风声这么紧，你还赶来卖柴呵？”

老杨望了一下他被烧涝糟的烟火熏红了的眼睛说：“没法子呀。一集不卖柴，三天没饭吃。是刀尖，咱也得上呵！”说着，他掏出烟荷包来，凑着往烟锅里装烟的空子，眼睛机警地往南城壕那里瞅了瞅。又问：“大哥，莫非今个又要抓人？扫荡？”

“不清楚。”卖涝糟的摇摇头，“鬼子三天两头搞戒严，哪一次都是谋划坏事儿。这年月……唉！”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走进了自己的小铺子。

抽了一袋旱烟，在老山鞋上磕掉烟灰，杨双喜关照了卖涝糟的一声：“老哥，给我留心一下担子，要有买主，请他稍等。”说罢，便往南城壕走去了。那里是个倒垃圾、拉屎尿的去处。卖涝糟的只应了一声，并不介意。直等老杨回来，瘦老头才一边抹着碗，一边同情地对老杨说：“年龄不饶人呵！一过五十岁，吃喝得当心。老兄弟肠肚子不大好吧？”

杨双喜立即听出来，那是因为他在城壕里待久了，引起了他的怀疑。是呀，以往“东西”放在老地方，很快就可拿到手。今天找了老半天也不见。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他脸上山水不露，可内心实在焦急呵，南门口戒严了，13号行动肯定有困难

呀。猛听卖滂糟的这么问他，便漫不在乎地笑笑说：“二月八月，冷暖没法招呼。夜里没盖好，路上又着了点风寒。不碍事儿。”杨双喜又抽起了旱烟来。但他的一双深沉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通往南城壕的小道儿。说老实话，直到现在，他还根本不知道那个打入敌人内部的13号是个什么模样儿。以往情报都送得很巧妙，就连他这个司令员的老交通，丝毫也看不出个蛛丝马迹来。可今几个情报却没能送出来。是13号脱不了身？还是敌人看破了他？杨双喜心里好焦灼呵！

这当儿，街市上的人稍微多了一点儿，有的提着篮子，有的提着醋瓶。有的推着独轮小菜车，咕咕辘辘辗过黄土路。有的挑着豆腐担，吱吱扭扭寻买主，喊着：“真正的白豆腐，又鲜又嫩，贱卖罗！”

等到已牌时分^①风停了。有些生意铺子也下了铺板，准备开市。这时忽然打通往卧牛城东边的公路上，一溜儿开过来了四五辆汽车。跑在最前边的是一辆草绿色的军用小汽车，后面紧跟着四辆大卡车。卡车上满实满载地拥挤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和几门从帆布篷下伸出了炮口的山炮。老杨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车上到底有多少日本人，汽车便吼着叫着，象头被扎了一刀子的野猪一般，掀起了扑面的尘土，一溜烟钻进了据点。杨双喜举起粗糙的大手抹了一下扑在脸上的尘土说：“看你狗日的狂的！”

快吃午饭的时候，打镇子里出来的人，吵吵嚷嚷说：“龙凤镇的头目换了人啦。”有的还谈虎色变地惊叫着：“我娘！

① 已牌时分：巳(sì)十二时辰之一，九时至十一时。

听说这个比木加三川更厉害。马上就要来一场大扫荡。哎呀呀！不得了！”

吃尽了苦头儿的庄稼人，谁还有心思再赶集？不大一会儿，人都走尽了。老杨呢？还坐在柴捆子上不动窝儿。

卖涝糟的一边上铺板，一边劝老杨：“兄弟，快走吧。福来不容易，祸来一句话呀！”

杨双喜正在啃冷窝头。他把盛在手心里的馍花子倒进嘴里说：

“不怕。咱是个浑身没一个吊子儿的穷鬼。就是碰在日本人手里，他也弄不到多大油水。”说着，又转动起一双机敏的眼睛往南城壕那里瞧了瞧。随口喊道：“货到街头死。干柴贱卖哟！”

卖涝糟的当然一点儿也不了解老杨的心情。还以为他真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冒这个风险。只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关上了涝糟铺子的门窗。老杨站起身来，紧紧自己的布带子。心里说：好心的大哥，你那里知道我老杨比你还心急呵！

二

人常说：两国交战，各为其主。这当儿，据点里的特务队副队长范子玉，比杨双喜还急，还忙乎。原部队长木加三川突然被撤换了，新来的这个顶头上司，脾气咋样？好不好共事？这是他必须弄清楚的一件大事儿。再说，突然之间，又运来了那么多的大炮、火药、日本人，晚上还要在白振西的维持会里开会。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风雨之前，他有多少事儿要办——特务

队长的身分，决定了他必须时时处处先走一步。翻译官川岛一下小汽车，便把他叫去了。这位白脸儿的日本人，一向欣赏范子玉办事精明，结交很广。他也往往把一些机要消息，有条件地讲给他听。这次一见范子玉，便告诉他说：新来的部队长有个习惯：夏天喜欢日光浴，冬天要烤木炭火。还提醒他：就是颠倒下井，也得赶快办妥这件事儿。只要能办好这件事，往后呵，他这个特务队长就可坐稳罗。范子玉看来却并不热心。只是淡淡一笑说：“只要是翻译官说的，不是部队长用，我范某也应该尽力而为。”说着，他习惯地推了推鼻梁上的白碴子眼镜。

川岛一听特务队长对他如此忠心，面子上觉得很光彩。一高兴便又极神秘地拍拍他的肩膀说：“范先生，你我共事五载，可谓莫逆之交。为了你官运亨通，我可以先给你透个气儿，咱们这位新来的太君，你可要好生侍奉。他可是个年富力强、雄图大略的风云人物。此番荣任龙、金皇军主帅，可要一鸣惊人，创造奇迹了。”

“那好嘛！”范子玉习惯地卸下白碴子眼镜，从口袋里掏出手巾，揩着水晶石片子说：“俗话说：水涨船高。只要大队长节节胜利，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官运亨通。我这个摇旗子、跑龙套的，当然也就有好日子过了。”

川岛又极神秘地告诉他：“大队长要修一条纵贯龙岗、横断金牛的‘兴亚’公路。”

范子玉点了点头，戴上眼镜笑笑说：“那样一来，咱们可就要发财了。谁不知道，金牛山是座金头银腰铁尾巴的宝山。只要修好一条公路，就可把山上的宝贝统统运下来了。”

“这倒还是其次。”川岛显出一副棋看三步的神态说：“要

紧的是：公路一修成，我们的摩托、汽车便可来往如飞，纵横控制。到那时，卫新天、窦飞之流的土八路，可就逃不胜逃，躲无法躲了。嗯？”

“哦！大队长此举，原有战略意图。”范子玉喜笑颜开：“我实在是惊服得很。”

川岛又心痒难按地说：“当然，与此同时，大日本也要开发金牛的矿藏，用来富国强民。至于你讲的那些名贵药材，诸如灵芝草什么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大为采集了。”

范子玉听他这样一讲，猛然省悟了一件事情：原来川岛早就给他讲过，自从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日本中上层军官里患有心悸、神经衰弱等病症的人，比比皆是。翻译官自己也有这个毛病。他早就在范子玉跟前提起过，想让这个神通广大的特务队长，为他弄些金牛山的灵芝草，镇静心神，补补身子。范子玉也知道，川岛原是个医科学校毕业生，国内还有个妻子。眼下正好借着他懂得医道，往国内贩些药材，从中谋个利儿。当时，为了自己办事方便，他曾答应过川岛。今个川岛一张口，特务队长自能明白意思。遂大包大揽地说：“翻译官想要点灵芝草，用不着等路修成。我想法找个山里人，为你弄来就是。”川岛听到这里，才算心满意足，把他客客气气送出了门。他刚要去拜访新来的部队长，迎面走来了两个崔耀祖的传令兵。他又被叫到了警备大队部。大队长一见他，便冷冷地说：“部队长乍来初到，可别让人家把咱们都看成个虚大汉，能吃不能干。为了太君的安全，你要亲自带领特务队，在全镇进行一次大搜查。货郎担儿送通谍，真是个大大的笑话！”当过国民党县警察局长的崔麻子说话一向很冲，这会子

又对他来了个下马威。

范子玉推推白碴子眼镜说：“大队长可以放心，太君的安全包在我身上。只要镇里混来了游击队，他就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一走出警备队，范子玉便带着特务队，在龙凤镇的三大街，四十八条巷，一百二十家字号，五百多户老百姓家，来了个里里外外大清查。赶他在十字路口，搜过了最后一家，抬头看看天色，日头已经偏西了。范子玉一望特务队员都来齐了，便又下了一道命令：“再到南门外进行清查，看有没有游击队的探子？”

三

这时候，南门外偌大的一个集场，走的也就只剩下了七八个老百姓。杨双喜身后放着个柴担子，坐在涝糟铺子前面，还在抽旱烟。他一见打南门里涌出来了一群挎盒子枪的便衣，便知道他们是一伙凶恶异常的狗特务。果然有个家伙看了他两眼，便走到他们队长跟前说，看样子那个老头不象个卖柴的。特务队长倒背着双手，拉着声儿说：“那你看他是个干什么的呀？”

那个特务队员本想冲口而出，说老杨“象个游击队的探子”。可话到舌尖一转，赶忙又咽回去了。他知道特务队长是个很厉害的人，要是自己吃不准，话里露出破绽，反而弄巧成拙。于是，又赶忙露出了自己没有多大把握的媚笑儿，呆立在一边。范子玉却勃然大怒了：“你混蛋！照你这样了了草草，岂不误了皇军的大事！照你这样讲来，只要清查一下那个老

家伙就行了。你敢保险其余的人都是良民？”

那个特务队员，吓得脸都变了色，连忙分辩说：“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他连连点头打躬说：“我只是觉得这卖柴的有点特别……”

“其他人出了漏子，你担待得了？唉？”特务队长声色俱厉地喝问，直惊得他头上渗出了冷汗。别的特务队员，一见这家伙碰了钉子，一个个全都呆立在那里，屏声息气，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了。范子玉又狠狠地朝南门外所有的人扫了一眼说：“马上动手，凡是户口不在龙凤镇的，统统给我抓进队部来，我要逐个审查！”说毕，便先自引着两个特务走了。

特务队扎在镇西头的一个假四合院里。这儿原是白振西家开的一个当铺。日本人来了以后，当铺的主人为了巴结东洋人，便歇了生意，尽了孝敬。杨双喜一被押进门，便发现原来大照壁上的“当”字，已经换成了膏药旗。心里禁不住狠狠骂了自己一句：“真窝囊！情报没取到，人倒被弄到了这个鬼地方。”

范子玉这当儿，正背着手儿，在逐个儿审问比杨双喜早抓进来的老百姓。庄稼人谁都知道宪兵队、特务队是个鬼门关。一抓进了这个黑地方，谁也免不了有些胆战心惊。他们拿着良民证让范子玉看，双手直打战。杨双喜十分警惕地把这个特务队长瞧了个仔细：四十多岁的样子，一副白净面皮，头发有点谢顶，戴副白碴子眼镜。身穿中式衣裤，倒也干净利落。他又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这个汉奸一声：“这家伙不是个好对付的主儿。”同敌人多次面对面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给鬼子当走狗汉奸的人分两种人：一种是好耍威风，爱张狂。这种人一

在鬼子手下混上了事儿，便喜欢在身上穿件日本货，冒充东洋人，甘当二鬼子。另一种，就象这个特务队长，穿着平常，一点不外露。但却是干实活的。所谓“威不外露，胜过老虎”。一想到这里，杨双喜便寻思着应付他的法儿。

说话间，范子玉走到了他面前。他一见杨双喜不慌不忙地坐在柴捆子上吸旱烟，便对身旁的特务队员说：“先把老家伙的柴送到伙房去！”

杨双喜站起身来磕磕烟灰说：“卖面的，还怕你吃十八碗？只要用得着，明几个再给你们送一担。”脸上又装出一副斤斤计较的样子来说：“不过价钱可得给合适。总不能让我贴里肉。”

“价钱好说，只要你真是个良民，还有好差事等着你。不过，要是山上派下来的探子，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范子玉一下子变得话如霜雪，脸色冰冷。周围几个被检查过了的庄稼人，也都为杨双喜捏着一把汗。几个特务队员，哗地一下掏出了手枪，对准老杨，如临大敌。

杨双喜心里扑腾跳了一下：“莫非这主儿看出我来了？还是冒诈？”他轻轻一笑说，“是呀，能抓住个八路军的探子，可就值钱罗！”

范子玉嘿嘿两声冷笑，围着他又打量了一番，然后向队员们喊道：“给我严格检查！把其他人统统赶走！”

说完，他走进了屋子。再出来时，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雾一般的烟气，在特务队长那张难以捉摸的面孔前面飘拂着，飘拂着……

特务队员们一看队长吸起了烟，便知道他今几个发了火

儿。平素他是不大抽烟的。赶忙连推带搯地往外赶着无辜的百姓们。

那个原来对杨双喜有怀疑的特务队员，又亲自去搜查杨双喜。但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也就只搜出了三件东西：

一条散发着受苦人汗味儿的粗布手巾，里边包着一个带着体温的玉茭窝窝头。

一张揉绉了的良民证。相貌、年龄都对号儿。

一个钱包儿——三寸见方的一块黑布头，角儿上系着个“乾隆通宝”的麻钱。里面空空如也。

“报告队长，是个穷鬼。”那特务队员先自泄了气儿。

“那你刚才瞎咋唬什么？”范子玉逼问他，声音威严。

“我有眼无珠。”特务队员，满脸羞色。低下了头。

范子玉一双犀利的眼光转到了杨双喜的身上。

“放了他吧？范队长。”那队员怯生生地说。

“不，那又太便宜了这老家伙。”范子玉眼睛里透出了狡黠的笑意。一步步走近了卖柴的。

特务队员们简直让他给弄迷糊了。可谁也不敢过问。

杨双喜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些鬼东西，今几个成心要耽搁我的大事儿了。他的一颗心，又飞到了南城壕。

范子玉那深浅难测的面孔，又对着杨双喜问：“这么说，你真是个大君的良民了？”

“空口无凭，咱拿字据儿说话。”杨双喜扬了扬手里的良民证：“信不信由你。”

“那就请你给大君办一件事儿。”范子玉掸掉了发白的烟灰。

杨双喜一怔，忙问：

“什么事儿？”心里想：这鬼东西！又要要弄什么新招儿了。特务队长十分有把握地问：“你们卖柴的，十个有九个会烧木炭。对吧？”

杨双喜一听这话，心里暗暗动了一下：莫非这个特务队长，真的看上了我这个山里人？要是能兜揽点他们的生意，倒也是个进出据点的妙着。但一下子还探不出个深浅，便摇了摇头说：“按说嘛，木炭盆子兰炭火，阔人家过冬，谁不喜欢？可是眼下，唉，那可是个冷货。再说，炭窑又在老后山，路上不太平。这个查，那个问，弄不好还得赔上一条命。担柴虽说利钱小，总归还能保本儿罗！”

“我告诉你，这木炭可不是给寻常的主儿烧的。当今龙凤镇，除了太君，我看谁也没这个福分儿。这是新来的渡边荣司大队长，派下来的一件差事。你只要应承，我可以发给你一张特别通行证，拿上它，别说什么前山后山，保你走遍龙岗、金牛，畅通无阻！”

杨双喜一听，脑子轰地一声，差点炸了：我一家三辈五个人，苦水里生，苦水里长。出生入死，日夜奔波地跟着史向涛闹革命，为的就是打垮日本鬼子，解放全中国呀！可眼前这个狗东西，真会给我出难题儿。要我流血淌汗地去为鬼子头目烧木炭？这对杨双喜来说，简直是天大的侮辱！可是，他转瞬又这样想：兵不厌诈，人要精灵。要是真能弄到一张特务队的通行证，这对自己的职业，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想到这里，又开了腔儿：

“咱浑身没四两油的穷跑脚，要不要通行证，倒是其次。要